



温情的一课

八月的南方，天气闷热，一辆火车在铁轨上吐着热气。

车厢内有四个床位，我在其中的一个上铺躺着，不停地扇着风，渴求那唯一的风扇能吹点风到我这里。

我的下铺是一个女大学生，她身边有大包零食，令人眼馋。其余的乘客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有点好奇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开了，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民工搀扶着一位孕妇进来了。

“哎呀！我买成上铺的票了！”农民工拍了一下头，惊呼道。“那怎么办？要不先在下铺坐着？说不定没人呢！”孕妇焦急地说。“不行呀，咱这装束，弄脏人家东西，人家会不高兴的。”农民工说。这时，女大学生站了起来，示意农民工夫妇睡她那儿，自己去上铺睡。农民工夫妇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一个劲儿地道谢。

日光更强烈了，炙烤着大地，也炙烤着火车。农民工将妻子安顿好，在一旁给妻子扇着风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揩汗。过了一会儿，农民工抵不过倦意，也睡着了。

妙龄女子

岳母的腰椎间盘突出又复发了，不能长时间站立，妻子陪她去省人民医院检查，我送她们到车站。

买票进了候车厅，里面早已人满为患，因为是“五一”假期，回乡探亲的、外出旅游的人，把候车厅塞得水泄不通。我和妻子转了两圈，也没有找到座位。岳母疼得头上直冒冷汗，小声呻吟着，可离上车还有半个多小时呢。

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妙龄女子，打扮时尚，一头卷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令人气愤的是，她竟然占了两个座位，一个座位上放的是她的三个大包，她坐在另一个座位上，塞着耳机专心致志地玩手机。

我想上去提醒她有点公德心，给老太太让个座，不愿惹事的妻子拦住了我。妻子说得有道理，这些座位虽说是公共设施，但先下手为强，谁占着就是谁的。让她离开座位，她肯定不乐意，她的三个包要是放在地上，也会阻碍交通。她要是再强势一点，说不定还会跟

我们发生口角。

这时岳父打来电话。妻子是个大嗓门儿，她大声向岳父汇报这里的情况，说这几人多，岳母的腰疼得受不了。

妙龄女子往我们这儿看了一眼，慢慢地收起耳机，背上一个包，一手又各挎一个包，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艰难地往门口走去。她竟然是个残疾人！她把包放在门口的空地上，拄着拐杖，靠着墙，又塞上耳机。

妻子赶紧扶岳母坐到座位上，向妙龄女子感激地看了一眼。妙龄女子还在玩她的手机，好像这事儿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似的。候车室里熙熙攘攘，没有谁注意到这温情的一幕。

送走岳母和妻子，我走出候车厅，看到那个妙龄女子还在玩手机。我走到她跟前，偷偷地瞄了一眼，她根本就不是在玩游戏、刷朋友圈，而是在自学英语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老冢镇第三初级中学)

老父是名村医

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，已七十有余。父亲宽厚仁爱，性格开朗，还没看到他人，听笑声就知道是父亲远地走来了。

父亲命苦，自幼父母离世。十五岁起，他跟着自己的舅舅学习中医。由于父亲勤奋好学，习得一手好本领，二十岁便自立门户，为四邻解除病痛。父亲总对我说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。要相信中药的作用，它治标又治本，不要动不动就输液打针，伤身体。年少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一路走来，现在的我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。记得老公曾被胃病困扰，输液吃药不见好转，是老父亲的几剂汤药让老公绽放了笑颜；记得女儿那次咳嗽，前前后后拉扯了两三个星期，父亲寄来几服中药，女儿喝了两天就不再发出刺耳的咳嗽声了。很多次的切身体会让我明白了父亲受四邻尊敬的原因。

父亲从医多年，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，乡亲们一致称赞。父亲的小诊所里，经常有慕名而来的求医者。患者给父亲送的锦旗和匾额有很多，可父亲从不让挂，说地方小，咱又不是靠这个吸引人。我深深明白，父亲之所以赢得乡亲们的尊重，是因为高超的医术，

还因为父亲有一颗宽厚仁爱的心。小时候，家里拮据，可每次到饭点的时候，家里只要有病人，父亲总会先给病人端一碗饭。少不更事的我总是小声嘟囔：没见过看病还管饭的！每次都被父亲的白眼吓得后退三步。

父亲的诊所气氛很特别，一般老年人居多，他们喜欢和父亲拉家常。每次去看望父亲，远远就能听到屋里父亲爽朗的笑声，不像是诊所，倒像是一个老年活动中心。有时父亲的诊所又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室，这家老太太和儿媳闹矛盾了，那家老爷爷和邻居拌嘴了……总之，诊所里总是很热闹。大家都把父亲当成了他们的贴心人。

父亲很忙，极少出门，可每次出门去集市买东西，寒暄声总此起彼伏，有人往车篓里放番茄，有人往袋子里塞豆角。我知道，这是老乡们爱的最质朴的表达方式。

如今，老父亲虽然七十多了，可精神矍铄，鹤发童颜，依然做着这份职业。我们兄妹几个一再劝说，让他歇歇，可父亲仍然放不下，说是习惯了这样的热闹。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愿岁月厚待这位善良的老人！

(王华丽 市经济开发区高庄学校)

一辆红旗牌自行车

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购买生活用品要凭证、票、券，没有这些，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因为当时物资紧缺，需要用票、证、券来控制，以求平衡市场，均衡消费。

当时我还在北京卫戍区服役，老家有一位非常好的同学来信说很想买一辆自行车，家里买不到，托我帮忙买。一向诚实、爱帮助人、重义气的我，不假思索就回信答应了。这一承诺不要紧，给自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。当时全国市场物资都在控制，很多东西市场上也买不到，要托熟人、找关系、开后门从分配的物资中扣留。

买自行车需要用券，我就先找券。当时我一个季度才发一张券，攒两年也不够买一辆车的。我手里虽说有几张，但也远远不够。于是，我就趁星期天去北京东郊酒仙桥的一个姨家要了几张，这也是她积攒了好久的。这下券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

接下来要托人联系订货。经过四处打听，我得知一个战友在连队生产基地种菜，离太平庄很近。太平庄比较

大，村里有个代销点，每一两个季度就会有自行车分配的指标。我托了他，他又托别人，提前订货。那时永久、凤凰、飞鸽等名牌车很有限，一般的红旗牌、飞鹰牌还能买到。我顺从老同学之意，预订了一辆价格170元的红旗牌自行车。

经过两个季度的等待，终于如愿以偿地买到了自行车。看着崭新的自行车，我就像看到了宝贝一样。为了保护它，我找来了牛皮纸，先把车架、车把、前后轮包了起来，然后又买来手指粗的稻草绳，将车子缠了又缠。包装严实，确保不会碰坏后，我才放心地将自行车从火车站寄回家。

可我在火车站寄车的时候，有战友路过看到了，汇报到了营部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全营战士晚点名时，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，领导说我“套购了国家物资”。年底我也没被评上“五好战士”。此事我一直瞒着，没敢跟老同学说，怕老同学为之内疚。此事封存了近半个世纪。

(梁发占 扶沟县行政服务中心)